

商务印书馆

主编 刘东

中國學術

第二輯

CHINA SCHOLARSHIP Vol.1 No. 2



中國學術



第二輯

主編 劉 東

商 務 印 書 館

2000年夏·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学术. 第2辑/刘东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ISBN 7-100-03066-8

I. 中… II. 刘… III. 社会科学-中国-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16432号

封面题签	饶宗颐
责任编辑	常绍民
	王希勇
封面设计	李有良
版式设计	毛尧泉

ZHONGGUO XUESHU

中国学术

第二辑

主编 刘东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3066-8/C·53

2000年4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0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1 1/2 插页 1

定价:26.00 元

卷 首 语

不期然而然地,老跟某个特殊的日子遭遇。忙到该写卷首语了,方想起已是己卯年除夕。不同的是,上辑编定之际,还只敢巴望熬出世纪末,此辑编定之际,却不由生出一种奢望,想要为“文化中国”祈福。

拿什么祈福呢?在学言学:只能拿学术成果。本辑的论文一栏,继续落实最初的公约:“在学风浮躁的关头,重新凸显撰写论文的本意。”**艾尔曼**和**方行**的两文,都有助于演示这种理念,因其各从一个侧面,松动着凝固化的既定知识,还原着历史的丰富偶因。前一篇通过追述自1550年起围绕自然研究之意义问题的中西交流,展示了两大文明的竞争、调适和互动;与沦为殖民地的印度不同,尽管接受信息的自身语境咸有变异,中国却一直表现出掌控自然知识的主动性,把舶来的研究形式变成本土的知识习惯,到二十世纪前一直以自有术语解释西方的学术;而一俟西方现代科学的认识论前提称雄,人类文明的另一种知识遗产便几遭灭绝。后一篇则借助佃农中农化的现象,说明随着社会条件的发展,充实佃农经济的机遇也增多;清代经济史的这种独特路径,挑战着有关“高水平陷阱”的成说,也还原了中西碰撞前的本土文化活力。

安乐哲和**夏晓虹**的两文,亦可相映成趣。前一篇从西方的问题意识出发,认为儒教的宗教向度所以难于理解,缘于其并无超越性和造物主的人类中心的宗教性;儒教的精神性乃是繁荣社群的产物,而非社群赖以构建的基础,为了界定它,便要把握作为仪式化角色与关系的礼;故经典儒家的最大贡献之一,在于提供了不同的宗教经验模式。后一篇基于女性学者的角度,以班昭与《女诫》在晚清的接受为线索,探讨了古代经典的现代命运,借阐释者从翻新到贬抑的立场转换,展示了新思想与旧典范的离合轨迹。两位都提醒了经典文本与读解主体的对话性,那也许正是保持文明张力的要津。

两篇西学论文,均选择特定案例,以损益对历史乃至当今的理解。**赛德曼**考察了法国外省的大学生宿舍,指出早在五月风暴前十年,学生就日渐崇尚自由,社会风习也正于同期浸变;当时的社会远比通常认定的宽松,风暴

前的“旧体制”亦非铁板一块；故“五月”前后存在着社会文化上的连续性，1968年也构不成法国史的重大转折。彭小瑜解读了开创中古西欧教会法体系的《教会法汇要》，借此说明西方对刑罚与战争之看法的宗教背景和历史渊源，其作者格兰西认为，对异教徒和异端分子的处分不应以刑罚和武力为主，但基督之爱既关注永恒拯救，出于仁慈的宽容也能调和维护正义的刑罚，俾使恶人获得拯救、他人免受伤害；此论大体追随奥古斯丁，而在现代西方流风依旧。透过对拉丁古本的解读，或能为去年震惊国人的某些无理之举觅出理由？

其后的两篇佛教论文，或尚考索之功，或重义理比较。湛如主要基于现存律藏文献及部分碑文资料，讨论了佛塔信仰与支提信仰的关系、佛塔起源的诸种说法及初期佛塔的信仰源流等问题；此种对早期佛塔信仰的解明，足为进而探索部派佛教教团史及初期大乘佛教等关联问题提供背景。蔡宗齐则从语言策略出发，阐述了解构哲学与大乘佛学间的相似性，包括德里达和僧肇写作中的词汇法和构句法，他们如何通过词汇和构句的解构来展现以语言把握神学及逻辑本体之本质的不可能，如何进而双重否定各自哲学传统中的名本体说和物本体说，等等。

评论栏为一组围绕《纪念性》的讨论，既有贝格利对该书的批评、作者巫鸿的辩解，也有秦岭提供的背景介绍，更有李零和夏含夷对争论本身的反思。尽管李文选择了“科索沃”这个刺激标题，其要义却断非打抱不平，只是拿这个炮火集中之地，借喻各执一理的理解困境。同样，本辑发表此组文章，也不是在放纵文化误读，倒认为澄清双方的治学心态，恰乃渐入同情了解的初阶。

书评栏变得更为厚重，此处已不暇详述，总之都是好书，都值得好好读！唯独想提醒的是，董玥介绍的那部著作，跟艾尔曼的论文构成了呼应，同样有补于理解现代性的双刃。

年少时在工厂学徒，深知拉车之难在于起步，尤当负载达于极限时；而一旦车子走动起来，则不管何等吃紧，总有惯性可以利用。由此，似乎《中国学术》草创已毕，可以步步拼命往前拖拽了。但何处是归程？却惟有死而后已，惟敢为自己暗祷——“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

刘 东

二〇〇〇年二月四日于京郊溪翁庄

主 编:刘 东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笔划为序):

- | | |
|-----------------|-----------------|
| 万俊人(清华大学) | 巴斯蒂夫人(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
| 王汎森(台湾中央研究院) | 王邦维(北京大学) |
| 王晓明(华东师范大学) | 瓦格纳(海德堡大学) |
| 田浩(亚里桑那州立大学) | 艾尔曼(普林斯顿大学) |
| 刘东(北京大学) | 刘禾(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 |
| 宇文所安(哈佛大学) | 安乐哲(夏威夷大学) |
| 张伯伟(南京大学) | 李伯重(清华大学) |
| 李明辉(台湾中央研究院) | 李零(北京大学) |
| 杜瑞乐(巴黎高等社会科学学院) | 杜德桥(牛津大学) |
| 杜赞奇(芝加哥大学) | 汪晖(中国社会科学院) |
| 沟口雄三(大东文化大学) | 陈平原(北京大学) |
| 陈来(北京大学) | 周锡瑞(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 |
| 孟悦(加州大学尔湾校区) | 岸本美绪(东京大学) |
| 松浦友久(早稻田大学) | 姚大力(复旦大学) |
| 胡志德(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 | 荣新江(北京大学) |
| 贺萧(加州大学圣克鲁兹校区) | 倪梁康(南京大学) |
| 唐晓峰(北京大学) | 秦晖(清华大学) |
| 钱乘旦(南京大学) | 高毅(北京大学) |
| 梁治平(中国艺术研究院) | 阎步克(北京大学) |
| 葛兆光(清华大学) | 滨下武志(东京大学) |
| 德里克(杜克大学) | |

© 商务印书馆 《中国学术》
2000 年夏 总第二辑

目 录

卷首语

论 文

- 艾尔曼 从前现代的格致学到现代的科学……………1
- 方 行 清代佃农的中农化……………44
- 安乐哲 礼与古典儒家的无神论宗教思想……………62
- 夏晓虹 古典新义:晚清人对经典的解说——以班昭与
《女诫》为中心……………82
- 赛德曼 法国 1968 年风潮前的自由化……………104
- 彭小瑜 完美之爱与正义权威:中古西欧教会法论刑罚
和武力的使用……………127
- 湛 如 印度早期佛塔信仰的起源与流变……………154
- 蔡宗齐 德里达和僧肇:语言学和哲学的解构主义……………186

评 论

- 李 零 学术“科索沃”:一场围绕巫鸿新作的讨论 …… 202
- 秦 岭 巫鸿《中国早期艺术和建筑中的纪念性》
一书内容简介……………217
- 贝格利 评巫鸿《中国早期艺术和建筑中的纪念性》……………229
- 巫 鸿 答贝格利对拙作《中国早期艺术和建筑中
的纪念性》的评论 …… 262
- 夏含夷 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 …… 286

书 评

- 帕瑟·柴特基:《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世界:派生的话语?》(董玥).....291
- 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胡传胜)..... 298
-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刘金源)··· 303
- 陈智超:《解开〈宋会要〉之谜》(方健)..... 305
- 李欧梵:《上海的摩登:1930-1945,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的兴起》与卢汉超:《霓虹光圈之外:二十世纪初上海的日常生活》(葛以嘉)..... 308
- 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杨慕学).....313
- 阿兰·图海纳:《怎样走出自由主义》(张伦).....315
- 洪涛:《逻各斯与空间——古代希腊政治哲学研究》(丁耘).....319
- 渠敬东:《缺席与断裂:有关失范的社会学研究》(李汉林).....321
- 麦考密克、魏因贝格尔:《制度法论》(卢晓光).....323
- 史澜导:《僵硬的大地:美国农学家在中国的土壤上, 1898-1937》(陈意新).....326
- 陈启伟:《西方哲学论集》(王希勇).....330
- 李猛:《论抽象社会》(李康).....333

Contents

Preface

Articles

- Benjamin A. Elman, From Pre – modern Chinese Natural Studies
to Modern Science in China..... 1
- Fang X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Qing Tenant Farmers into
Middle Peasants44
- Roger T. Ames, Li and the A – theistic Religiousness of Classical
Confucianism62
- Xia Xiaohong, Old Canons and New Meanings: Late Qing
Understandings of Classic Texts.....82
- Michael Seidman, The Libertarian Pre – revolution of 1968.....104
- Peng Xiaoyu, Justice under the Control of Christian Love: Medieval
Canon Law on Coercion and War127
- Zhan Ru,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Stupa Worship in Early
Indian Buddhism154
- Cai Zong – qi, Derrida and Madhyamika Buddhism: From
Linguistic Deconstruction to Criticism of Onto – theologies186

Reviews

- Li Ling, A Scholarly “Kosovo”: Debate over Wu Hong’s New Book.....202
- Qin Ling, An Introduction to Wu Hong’s “*Monumentality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Architecture.*”217
- Robert Bagley, On Wu Hong’s “*Monumentality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Architecture*”229

Wu Hung, <i>A Response to Robert Bagley's Review of My Book, Monumentality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Architecture</i>	262
Edward L. Shaughnessy, <i>Knowing It, Liking It, and Finding Joy in It</i>	286

Book Reviews

Partha Chatterjee, <i>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A Derivative Discourse?</i> (Dong Yue)	291
Bernard Stiegler, <i>Technology and Time</i> (Hu Chuansheng)	298
Grunder A. Frank, <i>Dependent Accumulation and Underdevelopment</i> . (Liu Jinyuan)	303
Chen Zhichao, <i>Solving the Riddles of the "Collected Regulations of the Song Dynasty"</i> . (Fang Jian)	305
Leo Ou Fan Lee, <i>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 - 1945</i> . & Lu Hanchao, <i>Beyond the Neon Lights: Everyday Shanghai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i> . (Goldstein)	308
Shang Xiaoming, <i>Scholar's "Youmu" Tradition and Scholarship in the Qing Dynasty</i> . (Yang Muxue)	313
Alain Touraine, <i>How to Transcend Liberalism?</i> (Zhang Lun)	315
Hong Tao, <i>Logos and Space: An Inquiry into Ancient Greek Political Philosophy</i> . (Ding Yun)	319
Qu Jingdong, <i>Absence and Break: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Anomie</i> . (Li Hanlin)	321
Neil MacCormick & Ota Weinberger, <i>An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Law</i> . (Lu Xiaoguang)	323
Randall Stross, <i>The Stubborn Earth: American Agriculturalists on Chinese Soil, 1898 - 1937</i> . (Chen Yixin)	326
Chen Qiwei, <i>Collected Essays on Western Philosophy</i> . (Wang Xiyong)	330
Li Meng, <i>On Abstract Society</i> . (Li Kang)	333

从前现代的格致学到现代的科学*

艾尔曼(美国普林斯顿高等学院)

从 1550 年开始,中国人和欧洲人就自然研究的意义问题相互交流,这种交流包含着某种竞争的性质。中国和印度的殖民地环境不同,在印度 1700 年以后英帝国的权力能够支配本地人与西方人之间有关社会、文化和政治术语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而在中华帝国晚期直到 1900 年,自然研究都是本土主义的帝国计划的一部分,用以掌握和控制那些揭示了什么算是合法的自然知识的西方观点。^①双方都将相互竞争的调和计划看成是一种好东西,都将对方有关自然研究的形式转换为可以接受的地方性的知识习惯。并非没有争议的一点是,到了 1600 年,欧洲在基本机器如钟表、螺丝、杠杆以及滑轮的生产方面已经领先,这些机器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生产的机器化。但是欧洲人仍然在向中国人寻找丝绸、纺织、瓷器和茶叶生产的技术秘密。^②反过来,中国儒士从西方人借得崭新的代数符号(起源于印度-阿拉

* 本文更早的版本,在过去两年中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斯坦福大学(世界历史会议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科学、医学和技术的文化中心)以及最近在普林斯顿的高等学院(中国研究项目)介绍过。感谢这些研讨班听众的评论和建议,使论文得以不断地修改。

① 关于印度,参见 Bernard Cohn(伯纳德·科恩), *Colonialism and Its Form of Knowledge: The British in India*(《殖民主义及其知识形式:英国在印度》),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p. 5-56。又参见 Gyan Prakash(吉安·布拉卡拉希), *Another Reason: Science and the Imagination of Modern India*(《另一种理性:科学和现代印度的想象》),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3-14, 该书注意到英国在印度的“文明化传道”开始了现代科学在南亚的文化权威。布拉卡拉希补充说,本土主义者也认同南亚本土传统的主体与西方科学是一致的,但他关注的是殖民主义的话语而不是印度殖民前的自然研究传统。

② Donald F. Lach(多纳德·F·拉赫),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在塑造欧洲过程中的亚洲》), Volume II. *A Century of Wonder*, Book 3: *The Scholarly Disciplines*,

伯)、几何学、三角学和对数学。确实,现代西方科学的认识论前提直到二十世纪初才在中国获得胜利。直到1900年,中国人是用他们自己的术语来解释早期现代欧洲的转变的——从科学知识的新形式到工业力量的新模式。①

因此,低估中国人在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纪用他们自己的术语掌握耶稣会士的西方学术(称作西学或格致学)的努力,将会是一种历史编纂的错误。②儒家学者和政府中的皇家历法专家,根据本土主义的学术传统来解释现代西方早期在自然研究方面的成就,他们还用这种传统来评价和应用耶稣会士的特殊技巧。这一“地方性的”研究程序,既不代表着本土的现代化进程,也不意味着温和的科学革命的开端,至少用西方的标准来看是如此。③直至十九世纪末,晚期帝国的汉族人和满族人既不寻求西方式的现代性,也不是按纯粹的反西方意识形态的方式而行动。虽然有时北京的宫廷政治从中调停,而耶稣会士作为西方潮流的承载者,因其要在对“旧”学满意的当权者中产生“新”学而面临政治上的敌意。④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pp. 397–400.

① 参见 Donald Mungello(多纳德·蒙格罗):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神奇的土地: 耶稣会士的调和和汉学的起源》),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5, pp. 23–43, 和 Lionel Jensen(里欧乃尔·詹森), *Manufacturing Confucianism: Chinese Traditions and Universal Civilization*(《制造儒教: 中国传统和普世文明》),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34–75。但是,这种调和计划应该看成是并非只是想象中的由耶稣会士和中国文人共享的理性主义。参见 Qiong Zhang, “About God, Demons, and Miracles: The Jesuit Discourse on the Supernatural in Late Ming China,”(《关于上帝、魔鬼和奇迹: 耶稣会士在明末中国关于超自然的话语》), *Early Science and Medicine*(《早期科学与医学》) 4, 1 (February 1999): 1–36。

② 参见徐光台:《儒学与科学: 一个科学史观点的探讨》,《清华学报》, New Series, 26, 4 (December 1996): 369–392。

③ 参见 Nathan Sivin(席文): “Why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did not take place in China – or didn’t it?”(《为什么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或者真的没有发生吗?》), 重印于 Sivin, *Science in Ancient China: Researches and Reflections*(《古代中国的科学: 研究与反思》), Brookfield, VT: Variorum, 1995, VII, 45–66。

④ 这里,我得益于和 Jorn Rüsen 教授最近在名为“历史思维中的转折点: 一个比较

与彼德·温奇的观点一致,我们必须首先承认,我们尚未拥有恰当的学术范畴与我们称之为“自然研究”和“自然史”的中国前现代的框架相类似。^①此外,正如多纳德·F. 拉赫所指出的那样,在现代学术框架中分析现代早期欧洲学术的秩序同样是有问题的。^②要理解中国人自己有关自然世界的知识体系的前现代框架,正如理解有关早期现代欧洲的知识体系一样,我们应当首先尝试扩展我们自己的理解,为它们留出空间。下面正要做这种尝试。我们将通过在总体形式上重建解释共同体,把中国的自然研究置于其自身之内在和外在的语境中。^③

简单地以我们现代西方人自己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眼光,来理解中国人有关自然世界的观点,与通常的叙述——西方在科学上“成功”,而中国人则遭受“失败”——相去并不远。以下有关中华帝国晚期在自然研究方面,与早期现代欧洲相比,所谓的“优势”或“劣势”是要加括号的,并不必然意味着价值判断。确实,有关欧洲从1700年开始(有人会错误地说自从1500年)即垄断现代科学的种族中心主义的前提,必须首先解构掉;我们才可以比较从1550到1800年之间在中华帝国晚期的精英(他们决不感到处于劣势)和现代早期的欧洲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承认博学的中国儒士拥有一个很强的心智传统)之间关于探索和测量自然世界的两种文化历史性的对话,并确定其语境。^④

的视角”(“Turning Points in Historical Thinking: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ponsored by the Chiang Chingkuo Foundation and organized at SUNY at Buffalo, August 19–21, 1999)会议上的讨论。

① Peter Winch(彼德·温奇), “Understanding a Primitive Society”(〈理解原始社会〉), in Bryon Wilson, ed., *Rationali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70, pp. 93–102.

② Lach,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ume II. A Century of Wonder, Book 3: The Scholarly Disciplin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p. 395.

③ 参看 Stanley J. Tambiah(斯坦利·J. 坦比亚), *Magic, Science, Religion, and the Scope of Rationality*(《巫术、科学、宗教以及理性的范围》),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54.

④ Prakash, *Another Reason: Science and the Imagination of Modern India*, pp. 17–120, 刻画了在殖民地的印度,科学如何是英国的一种垄断,自上向下地通过思想上

不幸的是,今天学者们就“科学”(=“自然研究”)在中华帝国晚期的角色所做出的一个最普遍的判断是,在1300年左右以后直到耶稣会传教士十六世纪到达中国之前,天文学和数学的研究持续衰落。^①当利玛窦(1552-1610年)描述中国人在明朝(1368-1644年)末期的科学威力时,他注意到他们“不仅在道德哲学方面取得了相当的进步,而且在天文学和数学的许多分支也同样如此。他们一度在算术和几何学方面相当精通,但是在对这些学术分支的研究和教学方面却多少有些混乱。”利玛窦下结论说:“对数学和医学的研究不受尊重,因为他们不像哲学研究那样得到荣誉的支持,研究者受哲学的吸引是希望获得与之相联系的荣耀和奖赏”。^②

按照这种观点,中国的数学和天文学,在宋代(960-1280年)和元代(1280-1368)达到了成功的顶峰,但是从明代开始迅速衰落。^③这一长期盛行的观点受到了最近研究的挑战:在耶稣会士到达中国之前,明代儒士非常关注数学和天文学的改革。^④其他学者指出,耶稣会士在明末清初为了其宗

的翻译和物质上的传输传给印度的社会和政治精英。我感谢 Willard Peterson(威拉德·彼德森)建议在此问题上使用优势和劣势作为评价中国传统自然研究的概念框架。

① Hashimoto Keizō(桥本敬造): *Hsu Kuang - ch' i and Astronomical Reform*(《徐光启和天文学改革》), Osaka: Kansai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7.

②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Journals of Matteo Ricci: 1583 - 1610*(《16世纪的中国:利玛窦的旅行日记:1583-1610》), translated into Latin by Father Nichola Trigault and into English by Louis J. Gallagher, S. J., N. Y.: Random House, 1953, pp. 31-33.

③ 关于保守派的观点,参见 Joseph Needham(李约瑟),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中国的科学与文明》), Vol. 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 173, 209; Ho Peng Yoke(何丙郁), *Li, Qi, and Shu: An Introduction to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理、气、数:〈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导论》),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69.

④ 参见 Roger Hart(罗吉尔·哈特), "Proof, Propaganda, and Patronage: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Western Studies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证据、宣传和资助:西方对十七世纪中国研究的传播的文化史》), UCLA Ph. D. dissertation in History, 1996, passim; 也参见 Willard Peterson(威拉德·彼德森), "Calendar Reform Prior to the Arrival of Missionaries at the Ming Court" (《传教士到达明朝之前的历法改革》), *Ming Studies* 21 (1986): 45-61, 和 Thatcher Deane(萨切尔·帝纳), "The

教的目的,曲解了当时的欧洲天文学知识。这种自我服务的策略,使得关于欧洲天文学的新潮流产生了自相矛盾的信息,弱化了他们将欧洲科学传播给明末儒士所取得的成功。^①从这一新的视角来看,明末学者并没有因为通过耶稣会士与欧洲天文学接触而摆脱其科学的“衰落”。相反,他们自己重新评价其天文学的传统及其目前的不足,成功地考虑由耶稣会士引进的欧洲科学的相关特点。^②

有观点认为晚期帝国儒士,不同于宋明先贤,是严格的人文主义文明的参与者,这些精英参与者陷入了一种回避对自然世界之兴趣的文学理想中,这种观点从耶稣会士之后一直非常流行。^③历史学家一般都将此归因于文官考试制度。例如利玛窦写道:“所有考试的裁判者和主考官,不管考试涉及的是军事学、数学、医学,尤其是哲学考试,都是从翰林院中挑选出来的,从来没有一位军事专家、数学家、或者一位医生加入其中。”^④天主教学者意识到政治和社会机构在中国文化事务中扮演的角色;而耶稣会士意识到,按欧洲现代早期的标准来看,文官选拔制度使中国教育达到某种程度的标准

Chinese Imperial Astronomical Bureau: Form and Function of the Ming Dynasty 'Qiantianjian' from 1365 to 1627”(《中华帝国的天文局:1365-1627年间明代“钦天监”的形式与功能》),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h. D. dissertation in History, 1989, 以大量的纪录详尽地记载了耶稣会士之前中国从早期皇帝到明末的历法改革努力。

① Sivin, “Copernicus in China” (《哥白尼在中国》), in *Colloquia Copernica II: Etudes sur l'audience de la théorie héliocentrique*, Warsaw: Union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et philosophie des Sciences, 1973, pp. 63-114.

② Jacques Gernet(谢和耐),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Impact*(《中国和基督教的影响》),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15-24. 又参见 Sivin, “Wang Hsi-shan (1628-1682)” (《“王锡阐”的生平》), in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 Vol. 14, N. Y.: Scribner's Sons, 1970-1978, pp. 159-68, 和 Deane, “The Chinese Imperial Astronomical Bureau,” pp. 401-441.

③ 参见 Michael Adas(米歇尔·阿达斯), *Machines as the Measure of Me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deologies of Western Dominance*(《作为人的尺度的机器:科学、技术和西方主导的意识形态》),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41-68, 79-95.

④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Journals of Matteo Ricci: 1588-1610*, p. 41.

化并具有空前的重要性。^①

北宋时期,一段时间内考试的风气进入了医学、法律、财政政策和军事事务的领域。例如,沈括(1031-1095年)写道,在皇佑年间(1049-1053年)要求科举考试的候选人作赋(有韵律的散文)以评论天文仪器。(1679年康熙皇帝主持的博学宏词考试用到类似的赋。)关于浑天仪的答案非常混乱,主考官自己对此也一无所知,但是所有的考生却都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考试。^②除此之外,我们推测明代科举考试的经典科目已经使得精英们重新关注强调道德哲学和儒士价值的道学正统,并偏离了早先更加专门或技术性的研究。一般学者仍然主张,唐宋考试中常见的诸如法律、医学、数学等技术领域,在晚期帝国考试中没有重现。^③

① Donald F. Lach, *China in the Eyes of Europe: The Sixteenth Century* (《欧洲眼中的中国:十六世纪》), Chicago: Phoenix Books, 1968, pp. 780-783, 804. 参见 Yabuuti Kiyosi (数内清), “Chinese Astronomy: Development and Limiting Factors” (《中国天文学:发展和限制因素》), 收于 Shigeru Nakayama 和 Sivin 编辑的 *Chinese Science: Explorations of and Ancient Tradition* (《中国的科学:对古老传统的探索》), Cambridge: MIT press, 1973, pp. 98-99。还参看 George H. Dunne, S. J. (乔治·H·敦那), *Generation of Giants: 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Ming Dynasty* (《巨人辈出:明末最后几十年中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故事》),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2, pp. 129-130, 和 Elman (艾尔曼) 与 Alex Woodside (阿莱克斯·伍德萨德) 编,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600-1900* (《中华帝国末期的教育与社会,1600-1900年》),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assim。

② 参见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3, p. 192; 又参见 Robert Hartwell (罗伯特·哈特威尔), “Historical-Analogism, Public Policy, and Social Science in Eleventh- and Twelfth-Century China” (《十一世纪和十二世纪中国的历史类比、公共政策和社会科学》),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6, no. 3 (June 1971): 690-727, 以及他的 “Financial Expertise, Examinations, and the Formulation of Economic Policy in Northern Sung China” (《中国北宋的财政知识、考试以及经济政策的表达》),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0, 2 (1971): 281-314。关于 1679 年的考试, 参看我的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中华帝国晚期科举考试的文化史》),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chapter nine。

③ 参见张鸿声:《清代医官考试及题例》(“Ch’ing dynasty examinations for medical officials with examples”),《中华医史杂志》25, 2 (April 1995): 95-96, 关于根据明代的先例, 清代考试选择有限的医官。又参见梁竣:《中国古代医政史略》, 呼和浩特: 内蒙

当面临外族统治者时（先是蒙古人，1240 - 1368 年，后来是满族人，1644 - 1911 年），相当数量的儒士（再加上通常数量的没有考取的考生），就会转向诸如医药等文官之外的职业。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当人口的压力意味着，即使通过乡试和会试的考生也未必能获得官员的任命时，许多儒士便转而把教书和学术研究作为替代性职业。^①不仅如此，主考官通过有关自然事件或灾异的策论以反驳在应考者中广泛渗透的民间信仰和占卜方术，并把这种信念排除在政治之外。^②

一、明代对自然研究的兴趣

从元代开始，“自然研究”在中国有时归属于格致（格物致知，即探究而扩展知识）的名目下。另外的时候，尤其是在中世纪，在元朝之后，这种兴趣被用“博物”（即“有关事物性质的广博的学问”）的名目表达。格致与博物作为宋明时期“自然研究”和“自然史”的两个替代性的非对称的概念范畴，分别未被完全勾画出来。而且，我们仍然不能肯定这两个术语各自是如何发展形成的。

古人民出版社，1995 年。在明代对申请进入钦天监考生的考试中，要求回答历法和宇宙论的问题。参见 Deane, “The Chinese Imperial Astronomical Bureau,” pp. 197 - 200。

① Robert Hymes (罗伯特·黑莫斯), “Not Quite Gentlemen? Doctors in Sung and Yuan” (《不那么绅士? 宋元的医生》), *Chinese Science* 7 (1986): 11 - 85, Jonathan Spence (乔纳森·斯宾塞), *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 1620 - 1960* (《改变中国: 西方谋士在中国, 1620 - 1960 年》),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1980, 和 Joseph Levenson (约瑟夫·里文森), “The Amateur Ideal in Ming and Early Ch’ing Society: Evidence from Painting” (《明代和清代初年社会中业余爱好者的理想: 从绘画中得出证据》), in John Fairbank, ed., *Chinese Thought & Instit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pp. 320 - 341; 又参见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从理学到朴学: 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和思想变迁》),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1984, pp. 67 - 137。

②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hapter six.